



历朝通俗演义  
会文堂 1935 年铅印本简体版



后汉  
通俗演义

蔡东藩◎著



(上)

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正本清源之作



毛泽东常年置于床头，重读无数次！  
蔡东藩自批自评，全部按原文保留。  
自出版以来，累计销量超过千万册。

新华出版社



历朝通俗演义

会文堂 1935 年铅印本简体版

后汉  
通俗演义  
(上)

蔡东藩◎著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汉通俗演义：全 2 册 / 蔡东藩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166—1434—1

I . ①后… II . ①蔡…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2600 号

## 后汉通俗演义：全 2 册

作    者：蔡东藩

---

出版人：张百新                        总策划：黎雨

责任编辑：王晓娜                        封面设计：张子航

---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

印  刷  厂：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

成品尺寸：148mm×210mm 1/32

印    张：27.25                          字    数：7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66—1434—1

定    价：66.00 元（全 2 册）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80599760



## 自序

客岁编《前汉演义》，就二百一十年间之事迹，撮要演述，而于女宠外戚之祸，独详载无遗，举前辙所以戒后车也。乃者赓续汉事，复及东京，并暨西蜀。而窃按东京，历数与西京略同，而其亡国之厉阶，则亦肇自女宠，成于外戚。或者谓后汉之亡，宦寺方镇实尸之，于女宠外戚似无与焉。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四星耀斗，百桷摧栋，阳弱阴强，刘轻曹重，其所由来者渐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昔范蔚宗作《后汉书》，于后妃列传中，一则曰权归女主，再则曰委事父兄，三则曰终于陵夷，大运沦，神宝亡，盖嗟叹之不足，故长言之。他如外戚党锢等传中，且连类并书，又复特创新例，作《宦者传》，冠其文曰：“邓后以女主临政，帷

幄称制，下令不出闺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又曰：“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夫邓后，女宠也；梁冀，外戚也；曹腾，宦寺也；魏武，方镇也；穷原尽委，举一例百，不已昭然揭橥欤？洎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线，而其后复为一黄皓所误，则宦官之流毒使然。诸葛公所痛恨于桓灵者，不意于后主时又见之，良可慨已！唯史册浩繁，谁遑卒阅？至若编年纪事，各书不一而足，阅者更未免有汪洋之叹，反不若近代之通行《东西汉演义》暨《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俗之欢迎也。夫东西汉之叙事脱略，且多臆造，应为有识者所鄙夷。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襟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先民有言，“文不苟作”，鄙人固无当斯言，特以视附会荒唐，无关世道者，则相去殆有间欤？海内君子，幸鉴正之！

中华民国十五年秋节，古越蔡东帆叙。



## 目 录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1
第二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9
第三回	盗贼如蝎聚众抗官 父子聚麀因奸谋逆	18
第四回	受胁迫廉丹战死 图光复刘氏起兵	26
第五回	立汉裔淯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35
第六回	害刘演群奸得计 诛王莽乱刃分尸	43
第七回	杖策相从片言悟主 坚冰待涉一德格天	51
第八回	投真定得婚郭女 平邯郸受封萧王	59
第九回	斩谢躬收取邺中 燮贾强扬威河右	68
第十回	光武帝登坛即位 淮阳王奉玺乞降	76
第十一回	刘盆子乞怜让位 宋司空守义拒婚	84
第十二回	掘园陵淫寇逞凶 张挞伐降王服罪	92
第十三回	诛邓奉惩奸肃纪 戟刘永献首邀功	101

第十四回	愚彭宠卧榻丧生 智王霸举杯却敌	109
第十五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117
第十六回	诣东都马援识主 图西蜀冯异定谋	125
第十七回	抗朝命甘降公孙述 重士节亲访严子陵	134
第十八回	借寇君颖上迎銮 收高峻陇西平乱	143
第十九回	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拚生	151
第二十回	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	159
第二十一回	洛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	167
第二十二回	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	175
第二十三回	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讞文怒斥桓谭	183
第二十四回	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	191
第二十五回	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愔求佛典	199
第二十六回	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	207
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	215
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虏 御北寇耿恭拜泉	223
第二十九回	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诲嗣皇	231
第三十回	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	239
第三十一回	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	248
第三十二回	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郅寿含冤毕命	256
第三十三回	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洛阳市渔色贪财	265
第三十四回	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	274
第三十五回	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	283
第三十六回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292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301
第三十八回	勇梁慬三战著功 智虞诩一行平贼	310
第三十九回	作《女诫》遗编示范 拒羌虏增灶称奇	318
第四十回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326
第四十一回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334
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342

第四十三回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	351
第四十四回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	360
第四十五回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	369
第四十六回	马贤战殼姑射山	张纲驰抚广陵贼	.....	378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政	毒少主元舅横行	.....	387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	396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	405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	414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	423
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	.....	432
第五十三回	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	.....	440
第五十四回	驳问官范滂持正	嫉奸党窦武陈词	.....	448
第五十五回	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	.....	457
第五十六回	段颎百战平羌种	曹节一网殄名流	.....	465
第五十七回	葬太后陈球伸正议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	.....	473
第五十八回	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	.....	482
第五十九回	诛大憝酷吏除奸	受重赂妇翁嫁祸	.....	490
第六十回	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	.....	498
第六十一回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儁用计下坚城	.....	506
第六十二回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	513
第六十三回	请诛奸孙坚献议	拼杀贼傅燮捐躯	.....	521
第六十四回	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	.....	529
第六十五回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	.....	537
第六十六回	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	.....	546
第六十七回	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	.....	554
第六十八回	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	563
第六十九回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	572
第七十回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	581
第七十一回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絷戮	.....	590

第七十二回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598
第七十三回	御跸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606
第七十四回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614
第七十五回	略横江奋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622
第七十六回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630
第七十七回	愎谏招尤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639
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戚勒毙董贵妃	648
第七十九回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656
第八十回	焚乌巢曹操屡施谋 奔荊州刘备再避难	666
第八十一回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675
第八十二回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683
第八十三回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691
第八十四回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700
第八十五回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箋壮年悲短命	709
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718
第八十七回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726
第八十八回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735
第八十九回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荊州关云长殉义	743
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752
第九十一回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762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771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780
第九十四回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789
第九十五回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798
第九十六回	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	807
第九十七回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817
第九十八回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	826
第九十九回	满恶贯孙𬘭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835
第一百回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844



#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有汉一代，史家分作两橛，号为前后汉，亦称东西汉，这因为汉朝四百年来，中经王莽篡国，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汉，王莽以后，叫作后汉。且前汉建都陕西，故亦云西汉，后汉建都洛阳，洛阳在关陕东面，故亦云东汉。《前汉演义》，由小子编成百回，自秦始皇起头，至王莽篡国为止，早已出版，想看官当可阅毕。此编从《前汉演义》接入，始自王莽，结局三国。曾记陈寿《三国志》，谓后汉至献帝而亡，当推曹魏为正统。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甚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不过刘先主为汉景帝后裔，班班可考，

虽与魏吴分足鼎峙，地方最小，只是就汉论汉，究竟是一脉相传，必欲拘拘然辨别正统，与其尊魏，毋宁尊蜀。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名仍三国，实尊蜀汉，此书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是何魔力，摄人耳目。小子不敢訾议前人，但既编《后汉演义》，应该将三国附入在内。《前汉演义》附秦朝，《后汉演义》附三国，首尾相对，却也是个无独有偶的创格。可谓戛戛独造。唯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诮我迂拘呢。

若要论及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国，祸由元后，外戚为害，一至于此。光武中兴，惩前毖后，亲揽大权，力防外戚预政。明帝犹有父风，国势称盛。章帝继之，初政可观，史家比诸前汉文景，不意后来宠任后族，复蹈前辙。和帝以降，国事日非，外立五帝，安帝懿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六后章帝后窦氏，和帝后邓氏，安帝后阎氏，顺帝后梁氏，桓帝后窦氏，灵帝后何氏。妇人无识，贪揽国权，定策帷帘，委政父兄，嗣主积不能容，势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阉竖。于是宦官迭起，与外戚争持国柄，外戚骄横不慎，动辄为宦官所制，辗转消长，宦官势焰熏天，横行无忌，比外戚为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尽。天变起，人怨集，盗贼扰四方，不得已简选重臣，出为州牧，内轻外重，尾大不掉。势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为助，入清君侧，结果是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国家大权，归入州牧掌握。一州牧起，群州牧交逼而来，又酿成一番州牧纷争的局面，或胜或败，弱肉强食，董卓曹操，先后逞凶，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时，还有什么汉家命令？当时中原一带，尽被曹氏并吞，唯东南有吴，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丕篡汉，仅存益州一脉，不绝如缕，又复出了一个庸弱无能的呆阿斗，终落得面缚出降，赤精衰歇，都随鼎去，岂不可悲？岂不可叹？慨乎言之。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

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母后无权，外戚宦官，何得专横？外戚宦官无权，乱党方镇，何得骚扰？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是至理名言，万世不易呢。即如近数十年间之乱事，亦启自清慈禧后一人，可谓古今同慨。

大纲既布，须叙正文。且说王莽毒死汉平帝，又废孺子婴，把一座汉室江山，平白地占据了去，自称新朝，号为始建国元年，佯与孺子婴泣别，封他为定安公，改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设吏监守。所有乳母佣媪，不得与孺子婴通语，一经乳食，便把他锢置壁中。尊孝元皇后为新室文母，命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儿，所以仍得留居深宫。当下封拜功臣，先就金匮策书，按名授爵。这金匮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来，持至高庙，欺弄王莽，见《前汉演义》末回。王莽视为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吏民。计金匮中所列新朝辅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刘歆、哀章，莽号为四辅，令舜为太师安新公，晏为太傅就新公，歆为国师嘉新公，章为国将美新公，四辅以后，就是甄邯、王寻、王邑，莽又号为三公，令邯为大司马承新公，寻为大司徒章新公，邑为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号为四将，甄丰为更始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兴为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这一道新朝诏旨颁布出来，哀章是喜得如愿，买得一套朝衣朝冠，昂然诣阙，三跪九叩，谢恩就封。余如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等八人，本是王莽爪牙，即日奉命受职。只有王兴、王盛两姓名，乃是哀章随笔捏造，当然无人承认，好几日没有影响，哀章不敢直陈，只是背地窃笑。偏王莽遣人四访，无论贫富贵贱，但教与金匮中姓氏相符，便命诣阙授官。事有凑巧，访着一个城门令史，叫做王兴，还有一个卖饼儿，叫做王盛，当即召他入朝，赐给衣冠，拜为将军。这两个凭空贵显，还道身入梦境，仔细审视，确是无讹，无端富贵逼人来，也乐得拜爵登朝，享受荣

华。天落馒头狗造化。

莽又因汉家制度，未免狭小，特欲格外铺张，自称为黄帝虞舜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五姓，皆为同宗，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齐王建孙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其实齐王建本姓田氏，齐亡后尚沿称王家，因以为姓。莽借端附会，故由齐追及虞舜，由虞舜追及黄帝。硬要夸张。立祖庙五所，亲庙四所，称汉高祖庙为文祖庙，凡惠、景以下诸园寝，仍令荐祀。唯汉室诸侯王三十二人，贬爵为公，列侯一百八十一人，贬爵为子，所有刚卯金刀的旧例，不得再行。向来汉朝吏民，于每年正月卯日，制符为佩，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悬以革带，一面有文字镌着云：“正月刚卯，”谓可避一年疫气。金刀乃是钱名，形如小刀，通行民间，莽以刘字左偏，有卯有金，右偏从刀，故将刚卯金刀，一律禁止，另铸小钱通用，径只六分，重约一铢。又欲仿行井田遗制，称天下田曰王田，人民不得私相买卖。如一家不满八口，田过一井，应将余田分给九族乡党。且不准私鬻奴婢，违令重罚，投御魑魅。后从国师刘歆奏议，遵照周制，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此外所有官职，多半改名，大约是不古不今的称号，胡弄一番，换名不换人，有何益处？后世亦多蹈此辙。唯俸禄尚未酌定，往往有官无俸。后来又欲踵行封建，封了好几千诸侯，但用蓍茅及四色土，作为班赏，并没有指定采邑，但给月钱数千，使居都中。看官试想！这种制度，果可行不可行呢？

正在喜事纷更的时候，忽由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莽，进攻即墨，莽方拟遣将往御，那即墨已传来捷报，刘快已经败死了。原来快系汉胶东恭王授次子，恭王授系景帝五世孙。有兄名殷，嗣爵胶东王，莽降殷为扶崇公，殷未敢叛莽，独快却志在讨逆，纠众数千人，从徐乡趋即墨城，意欲踞城西向。偏即墨城中的吏民，闭城拒守，快众多系乌合，不能久持，渐渐溃散。守吏趁势杀出，把快击走，快竟窜死长广间。殷闻弟快起兵，惶恐得很，紧阖城

门，自系狱中，一面上书谢罪。莽既得捷报，只命快妻子连坐，赦殷勿问。越年为始建国二年，莽恐刘氏余波，仆而复起，索性将汉室诸侯王，一体削夺，废为庶人。只有前鲁王刘闵，中山王刘成成都，广阳王刘嘉，曾颂莽功德，侈陈符命，故仍得受封列侯。无耻之徒。嗣复由立国将军孙建等，奏言：“汉氏宗庙，不当复在长安，应与汉室一同罢废。”莽欣然许可，唯言国师刘歆等三十二人，夙知天命，夹辅新朝，可存宗祀。歆女为皇子妃，使仍刘姓，余三十一人皆赐姓王氏，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示与汉绝婚。

定安太后虽是莽女，却与乃父性情不同，自从王莽篡位以后，镇日里闷坐深宫，愁眉不展，就是莽按时朝会，亦屡次托病，未尝一赴。莽还道她年方二九，不耐孀居，所以将她改号，好与择配，暗思朝中心腹，虽有多人，唯孙建最为效力，建有子豫，又是个翩翩少年，若与黄皇室主配做夫妻，恰是一对佳偶。当下召入孙建，与他密商，建欣然受命，归询子豫，也是喜出望外。得皇后为妻室，且是现成帝婿，有何不愿？于是想出一法，由豫盛饰衣冠，装束得与子都宋朝相似，带着医生，托词问疾，竟至黄皇室主宫中。宫中侍女，不敢拦阻，将他放入。豫得进谒黄皇室主，说是奉旨探视。黄皇室主大为惊异，又见他一双色眼，尽管向自己脸上瞟将过来，料知来意不佳，慌忙退入内室，传呼侍女，责她擅纳外人，亲加鞭扑。豫立在外面，听得内室有鞭扑声，当然扫兴而去，报知王莽。莽始知女儿志在守节，打消前议。

谁知此事一传，偏有一个夸姣郎君，艳羡黄皇室主，要想与她做个并头莲。这人为谁？乃是更始将军甄丰子甄寻。寻素来佻达，专喜渔色，前闻王莽要招孙豫为婿，不由得因羡生妒，背地含酸。后来豫事无成，寻私心窃幸，还道是大好姻缘，应该轮着自己身上，死在目前，还想快活。朝夜思想，定下一计，便悄悄的自去施行。从前寻父甄丰，与王舜刘歆等，同佐王莽，不过依莽希荣，尚未欲导莽篡位，至符命诸说，纷然并起，丰等也不得不顺

风敲锣，争言符瑞。莽既据国，尝遣五威将帅，分使五方，颁布符命四十二篇，笼络人心，因此符命诸说，充满天下。且内外官吏，一陈符命，往往封侯，有几个不愿捏造，辄互相嘲戏道：“汝奈何没有天帝除书？”统睦侯司命陈崇，司命官名，由莽创造。密白王莽道：“符命可暂用，不可久用，若长此过去，奸人都好借此作福，反致生乱。”莽点首无言，俟崇退出，即颁出命令，谓非五威将帅所颁，尽属无稽，应下狱论罪。嗣是符命伪谈，渐渐绝口。甄丰本为大司空，资格名位，不亚王舜刘歆，就是甄寻亦得受封茂德侯，官居侍中，兼京兆大尹。至莽封功臣，依照金匮符命，但拜丰为更始将军，使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不但与王舜刘歆等人，相去太远，甚且也不及弟，连甄邯都出丰上，丰父子当然怏怏。实在由丰素性刚强，平时未免唐突莽前，所以莽有意贬抑，借着符命为名，把丰贬置下列。丰子寻垂涎莽女，错疑莽真信符命，遂从符命上做出文章，先借别事一试，只说新室应当分陕，设立二伯，甄丰可为右伯，太傅平晏可为左伯，得周公召公故事。这道符命呈将进去，竟得王莽批准，令甄丰为右伯，使他西出。丰尚未行，寻越觉符命有效，又是一篇进陈，内言：“故汉氏平帝后，应为甄寻妻。”满望王莽再行准议，好教黄皇室主下嫁过来，做个乘龙娇客。哪知宫中传出消息，很是不佳，据言：“王莽怒气勃勃，谓黄皇室主为天下母，怎得妻寻？”寻才知弄巧成拙，若再不走，必被逮捕，当下密取金银，一溜烟似的逃出家门。不到半日，果有许多吏卒，来围甄第，入捕甄寻。甄丰尚未知寻所犯何罪，及问明情由，也吓得魂飞天外，急忙自己寻觅，意欲绑子入朝，为自免计。偏偏四觅无着，又经朝使坐索，迫令交出，一时无法对付，只好拼着老命，服毒自尽。朝使见甄丰已死，又入室搜捕，终不得寻，乃回去复命。

莽闻寻出走，下令通缉，一面穷究党羽，查得国师刘歆子侍中刘棻，棻弟长水校尉刘泳，及歆门人骑都尉丁隆，与大司空王邑弟左关将军王奇等，统是甄寻好友，一古脑儿拿入狱中，逐加

讯问。数人因甄寻在逃，无从对质，自然极口抵赖，不肯承认。案情悬宕多日，那在逃未获的甄寻，竟被获到。寻本跟着一个方士，逃入华山，蛰居多时，想到外面询探音信，适被侦吏遇着，便将他一把抓住，解入长安。他与刘棻等虽是友善，唯此番想娶故后，假托符命，全是他一人作主，未曾商诸别人，既经到案，却也自作自认，供称刘棻等不过相识，并未通谋。偏问官有心罗织，严刑逼供，没奈何将刘棻等牵扯在内。刘棻等已被扳入，百喙难辞，遂都连坐罔上不道的罪名，谳成死罪。倒是生死朋友，患难与共。还有刘棻的问业师，系是莽大夫扬雄，莽大夫三字头衔，乐得叙出。也做了此案的嫌疑犯，竟遭传讯。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素来口吃，却具才思，平时尝慕先达司马相如，每有著述，辄为摹仿。汉成帝时，由大司马王音举荐，待诏宫廷，献入甘泉河东二赋，得邀成帝特赏，授职为郎，嗣经哀平两朝，未获超迁，平居抑郁无聊，但借笔墨消遣，著成《太玄经》及《法言》。《法言》是摹拟《论语》，文尚易解，《太玄经》摹拟《周易》，语多难明。独刘棻借阅一周，尝语扬雄道：“《太玄经》词意深奥，非后生小子所能知，将来恐不免复瓿呢。”瓿音部，是贮酱小瓮。话虽如此，意中却很重雄才，特令子棻拜雄为师，学习奇字。此时雄得为莽大夫，方在天禄阁校书，忽闻被刘棻案情牵连，要去听审。自思年过七十，何苦去受严刑，不如一死为愈，乃即咬定牙龈，竟从阁上跃下，跌了一个半死半活。我说他是条苦肉计。朝吏见他老年投阁，撞得头青面肿，很觉可怜，慌忙将他扶起，令人看守，自去回报王莽，具述惨状，且说他并未知情。莽才令免议，但命将甄寻刘棻等，一并诛死。

更有一种可笑的事情，莽欲仿行虞廷故事，流刘棻至幽州，放甄寻至三危，殛丁隆至羽山，三人已经就戮，却将他尸首载入驿车，辗转传致，号为三凶。此外牵连朝臣，也不下数百人。独扬雄九死一生，想去趋奉王莽，特著一篇《剧秦美新文》，谨敬呈入。时人因此作谣道：“唯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为

此一谣，文名鼎鼎的扬子云，遂致贻讥千古。雄至王莽天凤五年，方才病死。小子有诗咏扬雄道：

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投阁以后，却有一位铁中铮铮的老成人，为汉殉节，亘古流芳，与扬雄大不相同。欲知此人为谁，待至下回说明。

本回除楔子外，叙入王莽封拜功臣，爰照金匱符命，分授四辅三公四将，连卖饼儿亦得厕入。夫以王莽之狡诈，宁不知金匱之为伪造？其所以依书封拜者，无非为欺人计耳。不知欺人实即欺己，以卖饼儿为将军，宁能胜任？多见其速亡而已，宁待法令纷更，激成众怒，而始决莽之必亡耶？莽女为汉守节，不类乃父，尚有可称，何物甄寻，欲妻故后，其致死也固宜。刘棻丁隆等人，不免枉死，史家因其同为逆党，死不足惜，故不为辨冤。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谄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